

给家人发红包

过年前几天，我就打算给家人发红包，目的是让老人提提劲儿，让孩子乐呵呵。十多年来，虽然每年都回农村老家过春节，但一直没有给父母和孩子发过红包，心里觉得挺亏欠他们的。

发多少呢，一个人发200或500未免有点单一。我思忖：妈过了年就68岁了，爸也66岁了，两个数字挺吉利，干脆就发680元、660元吧，也算是对省吃俭用、勤劳持家的两位老人的安慰和鼓励。女儿正上高三，再过几个月就高考了，已定好了目标，但离这个学校的分数线还有一点差距，为了给女儿一个好的心理暗示，就发666元吧。儿子读七年级，入班时成绩一般，期末考试考到班级前15名，分数585分，我想就给小家伙发600元吧，希望他下次考600分。最后考虑的是妻子，发多少好呢？是500，还是800，抑或1000？感觉都没有含义，后来觉得哪个数都不如520。

腊月二十九上午，我到银行换了新钱

和零钱，分装好后，用钢笔一一在红包上写上奖项的名称，老爸的是“勤劳奉献·健康长寿奖”，老妈的是“勤俭持家·平安福奖”，妻子的是“孝敬老人·教子有方奖”，女儿的是“持续发力·金榜题名奖”，儿子的是“学业进步·再接再厉奖”。

吃年夜饭时，我把红包一一发给了父母、妻子和孩子。他们对这份“天降之喜”既激动又兴奋：妈高兴得笑出了眼泪，那应该是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最开心的眼泪；爸更爽快，表示要再好好干半年，争取在孙女考大学时拿出1万元；女儿表示要在年后的第二轮复习中把成绩再提高20分，争取将来考上目标大学；儿子表示会继续努力，向600分进军；妻子则表示在完成工作的同时，会尽职尽责搞好服务，提升家政水平和沟通能力。

过了片刻，妈忽然意识到什么，说：“怎么没你的呀，伟？我和你爸的这些给你吧？”说着，就要把他们的红包送给我。妻连忙说：“这是您儿子孝敬你们的，你们就

收下吧，您二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就是咱家最大的福。”一家人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，开开心心度过了一个美好的除夕之夜。

初一早上起来，我发现床头多了一个红包——是妈给的，红包鼓鼓的，打开数了数，2000元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怎么也没有忍住——那是新年第一滴幸福的泪。

《小王子》中有一句话：“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。”柴米油盐的世俗，多半是今天对昨天的重复，没有太多的起伏和变化。生活需要仪式感，在当前不缺物质幸福的年代，需要我们花点心思制造一些小惊喜，让我们爱的人感到幸福和骄傲，让孩子学会感恩和尊重，让简单的生活多一些温情的感动和美好的回忆。

（李献伟
市经济开发区教育文化局）

儿子长大了

“妈，快过来看看，你的这些鞋放鞋柜里行不行？还有这鞋盒，我准备都扔了。”腊月二十七那晚，刚下班到家，便听到儿子轩轩在阳台叫我。

看我走过去，轩轩指指阳台一角的几双鞋，说那些都是他从鞋架上的鞋盒里挑出来暂时穿不着的，鞋盒虽然看起来挺好，但却没什么用，好多都是空的，放那儿尽占地方，他全部都想扔掉。“你这是干嘛呢？看把阳台弄得多乱！”我不满地。“大扫除啊，不是告诉你了吗，过年大扫除的活儿我包了。”轩轩说。

想起来了，轩轩放寒假刚回来时，有次说起在年前家里要进行大扫除，他说不用我管了，今年的卫生他全包了，我没当回事儿。以往假期，轩轩不是和同学相约打球，就是玩游戏，偶尔看看书，有时让他倒个垃圾，还会满脸的不情愿，没想到这次竟然主动承担起重任，看来儿子真长大了。

看到轩轩干劲十足，我索性便去卧室收拾衣物，把这儿交给他。我在屋里就听见他跑着扔鞋盒，扫地、拖地的声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轩轩说打扫好了，让我过去验收。“是不是既干净又整洁？”他满脸自豪地问。确实，付出就有收获，阳台的空间大了不少，一部分鞋子放进了鞋柜，就连在阳台上养的绿植看起来也葱郁了许多。

轩轩告诉我，他打算好了，准备一天打扫两个房间，边边角角都不放过，年前肯定会完美完工。

接下来的两天，每天下班轩轩都会给我惊喜，厨房、书房、卫生间里，所有物品一件件擦干净重新摆放，他用洗洁精和钢丝球把储物架擦得锃亮，还跑到附近超市重新购买了垃圾筒，自己做主把之前的换掉，笑称“新年新气象”。

“验收一下合格不合格，看看有需要返工的地方没？”腊月二十九，把所有东西擦拭干净、摆放整齐后，轩轩拿着抹布问我们。

“自搬家以来，这是家里边最干净的一次！”验收结束，轩轩爸爸作出总结。“轩轩，明年大扫除还交给你，行吗？”我得寸进尺地说。“放心吧，这就是我的活儿！明天早上我和爸一起贴春联，迎接新年喽！”轩轩高兴地说。

（王丽丽 川汇区庆丰路）

为娘下面条

正月初六，家里下了场雪，娘说：“今儿个天冷，下碗面条吃暖和些。”

于是，我忙活起来，择菠菜，洗香菜，选娃娃菜叶，切葱姜和肉丝。

配料备齐后，开火，炸葱花、姜丝，炸出浓浓葱香和姜的味道，下娃娃菜，倒料酒、生抽，翻炒……

菜炒好了，添水，等水开。

想起小时候，在老家娘为我们下面条的情景。奶奶烧锅，拉着风箱，烧的是芝麻秆，炊烟从灶屋的窗户飘出。若是晴天烟往上跑，若是阴天，烟往下跑，娘下面条时，熏得眼泪都会流出来。

娘和奶奶用地锅下的面条，虽没有肉丝，只有葱花，滴几滴香油，但已香飘半个村庄啦，吃起来分外香，分外好吃！

那是老家的味道，饱含娘和奶奶含辛茹苦拉扯我们长大的那份爱！是老人对子女无私的大爱！

水开了，溢了出来，我才回过神儿来。

打开锅，为娘下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，怕娘吃不动，多煮了会儿。

娘正坐在客厅看《挑战不可能》节目，我给她端上满满一碗面条时，娘嫌盛得太满，可我唯恐娘吃不饱啊！

记得奶奶60岁时还能垛麦秸垛，那时还没有《挑战不可能》，要是，我一定帮奶奶去报名参赛，挑战60岁老人垛麦秸垛的可能。

看着娘吃着面条，做儿子的我衷心祝愿天下父母幸福安康！

（崔健 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